

敌基督者

——对基督教的诅咒

[德]尼采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敌基督者

——对基督教的诅咒

〔德〕尼采 著

余明锋 译

孙周兴 校

 商务印书馆
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敌基督者:对基督教的诅咒/(德)尼采著;余明锋译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6

ISBN 978-7-100-12019-7

I. ①敌… II. ①尼…②余… III. ①基督教—研究 IV. ①B9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38920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敌基督者

——对基督教的诅咒

〔德〕尼采 著

余明锋 译

孙周兴 校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2019-7

2016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1/4

定价: 15.00元

中文版凡例

一、本书根据科利/蒙提那里编辑的 15 卷本考订研究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(Sämtliche Werke,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, 简称“科利版”)第 6 卷(KSA6: Der Fall Wagner u. a.)译出。

二、中文版力求严格对应于原版。凡文中出现的各式符号均予以保留。唯在标点符号上,如引号的运用,稍有变动,以合乎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。原版疏排体在中文版中以重点号标示。译文中保留的原版符号,需要特别说明的有:

/:表示分行。

[]:表示作者所删去者。

< >:表示编者对文字遗缺部分的补全。

「 」:表示作者所加者。

[—]:表示一个无法释读的词。

[— —]:表示两个无法释读的词。

[— — —]:表示三个或三个以上无法释读的词。

— — — :表示不完整的句子。

[+]:表示残缺。

三、文中注释分为“编注”和“译注”两种。“编注”是译者根据

科利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第 14 卷第 383—528 页(对科利版第 6 卷的注解)译出的,作为当页注补入正文相应文字中,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。

四、科利版原版页码在中文版相应位置中被标为边码。“编注”中出现的对本书本内的文献指引,中文版以原版页码标示。由于中文版把原版单独成卷(第 14 卷)的“编注”改为当页脚注,故已没有必要标出原版为方便注释而作的行号。相应地,“编注”中出现的行号说明也予以放弃,而改为如下形式:×××××……],表明该“编注”涵盖的范围从×××××到该“编注”号码所标记之处。

五、中译者主张最大汉化的翻译原则,在译文中尽量不采用原版编注中使用的缩写和简写形式,而是把它们还原为相应的中文全称。原版编注中对尼采本人著作的文献指引(包括不同版本的文集、单行本)均以缩写形式标示,如以“JGB”表示《善恶的彼岸》,在中文版中一概还原为著作名;原版编注中对科利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诸卷的文献指引,中文版均以中文简写形式“科利版第××卷”的方式标示;唯原版编注中对尼采不同时期手稿和笔记的文献指引,因内容解说过于烦琐,中文版也只好采用原版的简写法,并在书后附上“尼采手稿和笔记简写表”。

目 录

序言·····	1
敌基督者·····	3
反基督教的律法·····	105
科利版编者说明·····	111
尼采手稿和笔记简写表·····	115
译后记·····	117

序 言^①

167

这本书属于极少数人。也许，他们当中甚至还没人活在世上。他们可能是那些能够理解我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人：我怎么可以把自己与那些如今已经有耳朵来聆听他们的人混为一谈？——只有后天才是属于我的。有些人死后方生。

在何种条件下，人们才能理解我，进而必定得理解我，——对此，我知道得太清楚不过了。人们必须在精神事务上诚实到严厉

① 这个文本的前身是《偶像的黄昏》原先前言的第三段，而这个前言最初又属于《重估一切价值》的前言：3. / ——但是德国人与我何干！我为极少数人写作、生活。他们无处不在，——他们又不在任何地方。要具备聆听我的耳朵，一个人首先得是一位优秀的欧洲人——然后还有一些条件！……在何种条件下，人们才能理解、进而必定得理解我的著作——一切既有作品中最严肃的作品——我知道得太清楚不过了。一种化为本能和激情的诚实，这种诚实为今日被称之为道德的东西而感羞耻。真理对于寻求真理的人而言是否有用、是否会招致不快或厄运，对这个问题抱着一种完全的冷漠，甚至恶毒。偏爱面对问题的力量，这些问题，当今无人有勇气去追问；直面禁区的勇气；通往迷宫的宿命。勇气的健康教义，体现在这句座右铭中：*increscunt animi, virescit vulnere virtus* [胆量凭伤口生长，勇敢借伤口加强]。源于七重孤独的体验；聆听新音乐的新耳朵；观看最遥远之物的新眼睛；对于迄今为止保持缄默的真理具有新的良知。求伟大风格之经济学的意志；同时保有它的力量和热情……对自己的敬畏；对自身的爱；面对自己的无限制的自由……对于战争和胜利已经习以为常之人的开朗，——也了解死亡之义的人的开朗！……好啦！这是我的读者，我恰当的读者，我必然的读者；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？——其他人只是人类罢了。——一定要通过力量、通过灵魂的高度超越于人类之上——通过藐视……塞尔斯·马利亚，上恩加丁/1888年9月3日。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前言脚注。——编注

的地步,只为能够忍受我的严肃和我的激情。人们必须习于在高山生活,——俯视政治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可怜废话。人们必须变得漠然,从不问真理是否有用,是否会给一个人招致厄运……偏爱面对问题的力量,这些问题,当今无人有勇气去追问;直面禁区的勇气;通往迷宫的宿命^①。源于七重孤独的体验。聆听新音乐的新耳朵。观看最遥远之物的新眼睛。对于迄今为止保持缄默的真理具有新的良心。还有求伟大风格之经济学的意志(Wille zur Ökonomie grossen Stils):同时保有它的力量和热情……对自己的敬畏;对自身的爱;面对自己的无限制的自由……

好啦!只有这些人¹⁶⁸才是我的读者,我真正的读者,我注定的读者: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?其他人只是人类罢了。——必须通过力量、通过灵魂的高度超越于人类之上,——通过藐视……

弗里德里希·尼采

① 迷宫。]付印稿:迷宫。[inrescunt animi virescit volnere virtus(胆量凭伤口生长,勇气借伤口加强),这条座右铭所告诉我们的一种战争中的健康教义];尼采删去这句话,很可能是在他写作《偶像的黄昏》前言最终一稿的时候;他在那里采用了这条出自格利乌斯(Aulus Gellius)的“座右铭”,参看科利版第6卷,第57页,第17行。——编注[译按:科利版编者所给出的页码是第62页,第17行。《偶像的黄昏》前言中的这句话应该在科利版第6卷,第57页,第17行,译者据此订正。]

1^①

169

——让我们正视自己。我们是极北净土之人^②，——我们非常清楚，我们生活在多么遥远的地方。“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，你都找不到通往极北净土之人的道路”^③；我们的这个特点，品达早已明白。北方、冰雪和死亡的彼岸——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幸福……我们已经发现了幸福，我们认识路，我们发现了整个数千年迷宫的出口。还有谁发现了它？——莫非是现代人么？“我不知如何是好，所有不知如何是好的东西即是我”——现代人如是叹息……这种现代性——懒惰的和平、胆怯的妥协、现代人的肯定与否定在道德上全部的不洁净——曾让我们患病。这种心灵的容忍和宽阔(largeur)——“原谅”一切，因为它“理解了”一切^④——于我们而言，是西罗科风^⑤。与其在现代德性和其他南方暖风之下，

① 第1至第7节，原标题为“我们极北净土之人”，原为1888年8月26日所计划的《权力意志》的前言。——编注

② 原文 Hyperboreer 源自希腊语 Ὑπερβέρε(ι)οι，即传说中居住于 Hyperborea (希腊文为 Ὑπερβορέα) 的人，Hyper 即“超越”，Borea 是北风之神，Hyperborea 就是“超越北方的地方”或“北方的彼岸”。那里的人不受疾病与死亡的困扰，和平宁静地生活着，因此我们把那地方译为“极北净土”，并把那里的人 Hyperboreer 译为“极北净土之人”。——译注

③ “无论……”]参看品达：《第十皮托凯歌》(10. *Phythischen Ode*)，第19—30行。——编注

④ “原谅”一切……]付印稿：还召唤所有的孩子向它靠拢。——编注

⑤ 西罗科风(Scirocco)是地中海温暖的南风，与前述“极北净土”构成相对立的两极。——译注

不如在冰雪之中生活！……我们曾经足够勇敢，我们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他人；但是许久以来，我们不知道该借着我们的勇气向何处去。我们变得郁郁寡欢，被人们称为宿命论者。我们的命运——它曾是力量的充盈、张满和积聚。我们曾经渴望雷电和行动，我们与弱者的幸福、与“顺从”保持着最远的距离……我们的空气中曾有暴风雨，我们的天性日渐阴郁——因为那时我们没有道路。我们的幸福公式：一种肯定，一种否定，一条直线，一个目标……^①

170

2^②

什么是好？——一切提高人类的权力感、权力意志、权力本身的东西。

什么是坏？——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。

什么是幸福？——感到权力在增长，感到一种阻力被克服。

不是满足，而是更多的权力；根本不是和平，而是战争；不是德性，而是卓越（Tüchtigkeit）（文艺复兴风格的德性，virtù^③，非道德

① 我们的幸福公式……]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第44条格言。——编注[译按：第44条格言为：“我的幸福公式：一种肯定，一种否定，一条直线，一个目标……”]

② 参看科利版第13卷，11[414]；15[120]。——编注

③ 意大利语，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核心概念。这个概念在尼采的著作中仅出现两次，另一次在《瞧，这个人》，“我为什么如此聪明”章第1节（科利版第6卷，第279页）；在1885年之后的遗稿中，却出现了13次之多。——译注

的德性^①)

柔弱者和失败者当灭亡：我们的人类之爱^②的第一原则。为此还当助他们一臂之力。

比任何一种恶习都更有害的是什么？——行为上对于所有失败者和柔弱者的同情——基督教……

3^③

我在此所提的问题，并不是什么东西会在生物序列中替代人类（——人是一个终点——）：而是何种类型的人应该作为更有价值、更当生存、更有前途的人而被驯养^④和被意愿。

这种具有更高价值的类型已经足够经常地存在过，但只是作为幸运的偶然，作为一种例外，从来都没有被意愿过。它反而恰恰最遭惧怕，它几乎是迄今为止真正的可怕之物；——并且因为惧怕，相反的类型被意愿、培育和获取：家畜、群畜、患病的动物——

① 此处“非道德的德性”(moralinfreie Tugend)一词系尼采所生造，或可译为“没有道德伪饰的德性”，因为 Moralini 意为“伪善、虚伪”。据研究者索默(Andreas Urs Sommer)所说，反犹主义者拉加德(Paul de Lagarde)有 das judainfreie Judentum[没有犹太因素的犹太教]的说法，尼采的说法系仿此而造。(参索默：《尼采的〈敌基督者〉：哲学与历史学评注》，第98—99页，巴塞尔2000年。)另外，尼采还在本书第六节和《瞧，这个人》“我为什么如此聪明”章第1节使用了这个词(分别参看科利版第6卷，第172页和第279页)。还可参看科利版第13卷，11[43]，11[110]等。——译注

② 人类之爱]原为：社会。——编注

③ 参看科利版第13卷，11[414]；15[120]。——编注

④ 通常来说，人接受教育(Erziehung)，动物才被驯养(Züchtung)，此两者不容混淆。尼采却试图“将人回置到动物中去”(参第14节)，因此有意选用了 züchten 这个极为惹眼的词。——译注

基督徒那样的人……

171

4^①

人类并不以今人所相信的方式表现为一种向更好、更强或更高之物的发展。“进步”只是一个现代观念，而这意味着，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今日的欧洲人在价值上始终是^②远远^③低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的；继续发展绝不必然导向提高、扩大和增强。

可在另一种意义上，确有个别情形取得了持续的成功，它们出现在地球上极为不同的角落、来自极为不同的文化，事实上，一种更高的类型随之^④显现：这种类型相对于全部人类而言是一种超人。这种取得伟大成就的幸运情况在过去总是可能的，在将来或许也总是可能的。甚至整个家族、部落和民族有时也能有如此的幸运。

5^⑤

我们不可美化和装扮基督教：它向这些更高类型的人发动了生死之战，它摒弃了这类人所有的基本本能^⑥，并从这些本能中提取出了恶和恶人的概念，——强者被视为典型的卑鄙之流、“道德

① 参看科利版第13卷，11[413]。——编注

② 始终是]付印稿：是。——编注

③ 远远]付印稿：大大。——编注

④ 随之]付印稿：从中。——编注

⑤ 参看科利版第13卷，11[408]。——编注

⑥ 尼采强调本能(Instinkt)，这与他将人回置到动物或者说回置到自然中去的努力是相应的，本能仿佛人身上的自然或本性(Natur)，因而也可译为“天性”。——译注

败坏的人”。基督教站在所有软弱者、卑贱者和失败者一边，它与强大生命的保存本能正相抵触，并从中树立了一种理想；即便精神上最强大的本性也被它败坏了理性，其途径是教人把最高的精神价值感受为有罪的、误导性的，感受为诱惑。最可悲的例证——帕斯卡尔的败坏，帕斯卡尔以为他的理性被原罪所败坏，岂不知败坏理性的只是他的基督教！——

6

172

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幕令人痛心而又可怕景象：我扯下了遮挡住人类之败坏状态的幕帘。这字眼从我嘴中说出，至少是免于一种怀疑的：它包含了一种对于人类的道德谴责。它是——我要再次强调——在非道德意义上来使用的：非道德化的程度可见于此——即恰恰在人们迄今为止最有意识地欲求“德性”和“神性”的地方，我最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败坏。你们已经猜到，我是在颓废(décadence)^①的意义上来理解败坏的：我的断言是，所有总结了

① 颓废(décadence)是后期尼采的基本词语之一。尼采在读了法国文化批评家和作家保罗·布尔热(Paul Bourget)出版于1883年的著作《当代心理学文集》(*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*)之后，从中借用了“颓废”(décadence)这个概念，并从1883/1884年冬季开始使用。这个概念最初为孟德斯鸠和吉本等使用，用来批判性地称呼罗马帝国的衰亡，后被波德莱尔等法国作家赋予了积极的美学含义。尼采也主要在批判的意义来使用这个概念(虽然布尔热这本书的论题之一就是波德莱尔)，他最早用这个词来批判瓦格纳，后也用于批判苏格拉底、基督教和现代性等，成为后期文本中的基本词语，颓废(décadence)是权力意志的堕落及其文化后果。尼采也把自己称为颓废者(décadent)，只是他认为自己克服了颓废(décadence)。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，“苏格拉底问题”一章第11节；《瓦格纳事件》前言；《瞧，这个人》，“我为什么如此智慧”章第二节第一句话。后文中凡出现décadence均译为“颓废”，décadent译为“颓废者”，不再标注原文。——译注

当今人类之最高期望的价值，都是颓废的价值。

当一个动物、一个种类、一个个体失去了它的本能的时候，当它选择了、当它更喜欢对它有害的事物的时候，我就称之为败坏。一个“高等情感”、“人类理想”的历史——我有可能不得不讲讲这段历史——这或许也几乎是对人类何以如此败坏的解释了。

在我看来，生命本身就是求生长、延续、力量积聚和权力的本能：凡是缺乏权力意志的地方就有没落。我以为，人类所有的最高价值都缺乏这种意志，——没落的价值、虚无主义的价值以最神圣之名在施行统治。

7^①

基督教被称为同情的宗教^②。——同情与滋补性情感^③相反：后者是提高生命感受的能量，前者则是压抑性的。一个人在同情的时候173 会失去力量。痛苦本身已经给生命带来^④了力量的损失，同情^⑤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损失。同情将痛苦本身变得富有传染性^⑥；有时它还会带来生命和生命能量的整体损失，而这与起因的

① 参看科利版第13卷，11[361]。——编注

② 基督教……]笔记本 MP XVI 4：同情，作为草稿的标题。——编注

③ 笔记本 MP XVI 4 中插入：诸如果断或者愤怒。——编注

④ 带来]笔记本 MP XVI 4：增添。——编注

⑤ 同情]笔记本 MP XVI 4：这样。——编注。[译按：在德文中，痛苦(Leiden)是同情(Mitleiden)的词根。Mitleiden 的字面义正是“与……一起痛苦”]

⑥ 同情将……]笔记本 MP XVI 4：由于同情，痛苦本身变得富有传染性，没有什么比同情更有传染性了。——编注

分量又极不相称(——比如,“拿撒勒人之死”这个病例^①)^②。这是第一个观点;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观点。假如人们按其通常所激起的反响的价值来衡量同情,其危害生命的特征也就愈益明显了。同情完全悖逆了发展的法则,发展的法则即选择的法则。同情保存适于没落者,它保护自身以利于被剥夺了权利的和被谴责的生命,它将失败者固着于生命,让各式各样的失败者蔓延滋长,由此而给生命本身带来了一个阴暗可疑的层面。人们竟敢将同情奉为德性(——在每个高贵的道德中,它都被视为软弱——);人们愈行愈远,把同情弄成了德性本身,弄成了一切德性的基础和根源,——只不过,终须谨记,这是从一种虚无主义的、以否定生命为标签^③的哲学的观点出发的。叔本华在这一点上不无道理:同情否定了生命,把生命变得更当否定,——同情是虚无主义的实践。再说一遍:这种压抑的和易传染的本能^④违逆了那源于生命之保存与价值提升的本能:无论是作为忧伤的传播者,还是作为一切忧伤的保管者,它都是颓废^⑤向上攀升的主要工具^⑥——同情劝人向无(Nichts)^⑦! ……人们嘴上说的不是“无”:而是“彼岸”,或者“上帝”,或者“真实的生命”,或者“涅槃”、“救赎”和“极乐”……如果人

① 原文为:der Fall vom Tode des Nazareners,这里的 Fall 也可译为案例或事件,鉴于尼采在这一段中通篇运用医学、生理学隐喻,权译为“病例”。另,“拿撒勒人”即耶稣。——译注

② (——比如,……)] 笔记本 MP XVI 4 中没有这句。——编注

③ 标签] 笔记本 MP XVI 4: 所设定的目标。——编注

④ 本能] 笔记本 MP XVI 4: 情感。——编注

⑤ 颓废] 笔记本 MP XVI 4: 退化(Degenerescenz)。——编注

⑥ 工具] 笔记本 MP XVI 4: 手段。——编注

⑦ 在付印稿中,彼得·加斯特把 nicht 改正为 nichts。——编注

174 们理解了，崇高的词语底下所包裹着的是怎样的倾向，那么，这些源于宗教—道德之特异体质王国的无辜修辞就立刻显得很无辜了：敌视生命的倾向。叔本华是敌视生命的：故而同情在他看来是德性……众所周知，亚里士多德^①将同情视为一种罹病的、危险的状态，间或^②加以催泻不无益处：他把悲剧看作催泻剂。人们确实应该从生命的本能出发寻求手段，为这样一种病态而危险的同情之累积——如其在叔本华的病例中（惜哉！尚有我们从圣彼得堡直至巴黎、从托尔斯泰^③直至瓦格纳的全部文学和艺术上的颓废）所表现的那样——施以一刺：让它爆裂……在我们不健康的现代性中，没有什么比基督教的^④同情更不健康的了。在此行医，在此铁面无私，在此动刀子——这是我们的分内事，这是我们爱人类的方式^⑤，我们因此而是哲学家^⑥，我们极北净土之人！——

8^⑦

有必要指出，我们把谁视为我们的对立面——就是神学家和体内含有神学家血液的一切——我们整个哲学……我们必须切近地看到了危险，更好的情况是，必须亲身体验到了危险，必须几乎

① 亚里士多德]参看《诗学》，1449b,27—28;1453b,1 以下。——编注

② 间或]笔记本 MP XVI 4:时时。——编注

③ 托尔斯泰]参看笔记本 W II 3(第13卷)中对托尔斯泰《我的宗教》的大量摘抄。——编注

④ 基督教的]笔记本 MP XVI 4:现代的。——编注

⑤ 这是我们爱人类的方式]付印稿中的添加。——编注

⑥ 哲学家,]付印稿:哲学家,[我们爱人类者,]。——编注

⑦ 第8—14节,原标题为:赞成我们——反对我们。——编注

为之丧身，才不会把它视为儿戏（——我们的自然研究者和生理学家们那套自由精神玩意儿^①在我看来是一种儿戏，——他们对这些事物缺乏激情，不会为之而痛苦。^②——）那毒害的范围比人们所以为的要广泛得多：我处处重又发现了傲慢的神学家本能，在人们今日自以为是“理想主义者”的地方，——在人们借助一种更高的渊源^③而要求超越于现实之上、对之投以陌生眼光的地方……^④理想主义者和教士^⑤完全一样，手中握着所有的大概念（并且不只是在手中！），以一种优越感藐视“理智”、“感官”、“荣誉”、“幸福生活”和“科学”，他俯视着此类事物，仿佛它们是有害的和惑人的力量，另有纯然自足的“精神”漂浮其上：仿佛谦卑、贞洁、贫穷和（概而言之）神圣，迄今为止并没有比任何一种灾难和恶习给生命带来了多得多的损害……纯粹精神是纯粹的谎言……只要教士——这种以毁灭、侮辱和毒害生命为业的人——还被视为一种更高的人，对于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就尚无答案^⑥。当虚无和否定的宣扬者被视为“真理”的代表的时候，真理就已经被颠倒了……

① 原文为 Freigeisterei，含贬义，区别于真正的“自由精神”(der freie Geist)，故译为“自由精神玩意儿”。——译注

② 在德文中，痛苦(Leiden)是激情(Leidenschaft)的词根。——译注

③ 渊源]付印稿：渊源[和种类]。——编注

④ 那毒害的范围……]笔记本 W II 7,13：我说说经验之谈。——编注

⑤ Priester 在犹太教、希腊罗马异教等古代宗教中为“祭司”，在天主教中为“神父”，在基督新教中则为“牧师”，可以说是神职人员的总称。鉴于尼采在谈到所有宗教时都用 Priester 一词，并且 Priester 对于尼采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心理学类型，所以文中采用了“教士”这样一个较为中性的译法，来统称 Priester。——译注

⑥ 对于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就尚无答案]笔记本 W II 7,12：就尚无精神事物中的纯洁性。——编注